

約庭家

叔

事



家庭的故事

鄭振鐸著

PAN·UR 作畫



上海

遠東圖書公司發行

北四川路寶興路二二六號

1928

實價大洋七角

1928 11 20 付排

1928 12 30 出版

1—2000 册



上 海

遠 東 圖 書 公 司

1928

本書著者的其他譯著

文學大綱(四冊)

俄國文學史略

灰色馬(譯)

太戈爾傳

飛鳥集(譯)

新月集(譯)

天鵝(與高君箴合編)

以上商務印書館出版

山中雜記

白雪遺音選

血痕(與魯迅,愈之,澤民合譯)

以上開明書店出版

意大利遊記(嗣出)

希臘羅馬的神話與傳說(嗣出)

上海遠東圖書公司

北四川路東寶興路二二六號

家庭的故事

本書獻給

我的好友老舍君

自序

我不會寫過什麼小說。這一個集子中所收的不過是小小的故事而已，不能居小說之名。其中有幾篇是前三四年寫的；一大部分則於去年八月，旅居巴黎的時候寫成。我在巴黎的生活，除了幾次特約幾個朋友到郊外的宮堡去以外，白天不是到國立圖書館，便是到洛弗博物院。到了晚上，也有幾次上歌劇院，也有幾次坐坐孟巴那斯的咖啡館，但在家的時候最多。因此，便在斗室的燈下，隨意的寫了那幾篇故事。其總名，原來定為家庭的故事，發表時却各以篇名為名，並沒附上這個總名。所以有許多人誤會牠們是小說。

在現在的這個集子裏，以家庭的故事爲最多，所以便以牠爲集名。

中國的家庭，是一個神妙莫測的所在。憑我良心的評判，我實在說不出他究竟是好，還是壞，更難於指出他的壞處何在，或好處何在。但從那幾篇的故事中或可以略略看出這個神妙莫測的將逝的中國舊家庭的片影吧。

我寫這些故事，當然未免有幾分的眷戀；然而我可以說，他們並不是我自己的回憶錄，其中或未免有幾分是舊事，却決不是舊事的紀實。其中人物更不能說是真實的或者有人看來覺得有些像真實者，那是因爲這種型式的人，到處都可遇到，所以他們便以爲寫的像他或像她；其實全不是那末一回事。我寫的是舊家庭的“積影”，其中的人物也都是“積影”，決不會影射過某人某人，或影射過某事某事。如果有人要爲這些故事做索隱，其結果恐怕也將等於紅樓夢索隱之類的“一無是處”。

我生平最恨黑幕派的小說或故事，當然自己決不會寫出有“索隱”的可能的故事來！

我對於舊家庭，舊人物，確不加以憎恨，也許反有些眷戀。所以對於他們也止有同情而無譴責。這一點，看書的人當然是明白的。我覺得即使對於“極壞的人”也不應該有什麼譴責的態度。誰配譴責誰呢？假定他們是“壞的”，或“不對的”，那是他們本身的罪惡麼？

在革命與戀愛的兩大批的出版物中，加上那末一小冊略帶些懷舊性質的故事集，或者不會為讀者所反對吧？

我應該在此謝謝葉聖陶君，他為我校正了好多地方；還要謝謝徐調孚君，他為我收集了這末一冊我自己沒有工夫去收集的。其他還有幾位督促我出版本書的，也要在此總謝一聲。沒有他們的督促與鼓勵，本集是不會與讀者相見的；在其中，老舍君與徐元度君是特別要舉出的。

鄭振鐸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目 次

自序.....	1
貓.....	1
風波.....	9
書的幸運.....	23
淡漠.....	43
失去的兔.....	59
壓歲錢.....	75
五老爹.....	85
王榆.....	109
三姑與三姑丈.....	127
春蘭與秋菊.....	151
九叔.....	175
三年.....	193
五叔春荊.....	219
病室.....	237

貓

我家養了好幾次的貓，結局總是失蹤或死亡。三妹是最喜歡貓的，她常在課後回家時，逗着貓玩。有一次，從隔壁要了一隻新生的貓來。花白的毛，很活潑，常如帶着泥土的白雪球似的，在廊前太陽光裏滾來滾去。三妹常常的，取了一條紅帶，或一根繩子，在牠面前來回的拖搖着，牠便撲過來搶，又撲過去搶。我坐在藤椅上看着他們，可以微笑着消耗過一二小時的光陰，那時太陽光暖暖的照着，心上感着生命的新鮮與快樂。後來這隻貓不知怎地忽然消瘦了，也不肯吃東西，光澤的毛也污澀了，終日躺在廳上的椅下，不肯出來。三妹想着

種種方法去逗牠，牠都不理會。我們都很替牠憂鬱。三妹特地買了一個很小很小的銅鈴，用紅綾帶穿了，掛在牠頸下，但只顯得不相稱，牠只是毫無生意的，懶惰的，鬱悶的躺着。有一天中午，我從編譯所回來，三妹很難過的說道：“哥哥，小貓死了！”

我心裏也感着一縷的酸辛，可憐這兩月來相伴的小侶！當時只得安慰着三妹道：“不要緊，我再向別處要一隻來給你。”

隔了幾天，二妹從虹口舅舅家裏回來，她道，舅舅那裏有三四隻小貓，很有趣，正要送給人家。三妹便慫恿着她去拿一隻來。禮拜天，母親回來了，却帶了一隻渾身黃色的小貓同來。立刻三妹一部分的注意，又被這隻黃色小貓吸引去了。這隻小貓較第一隻更有趣，更活潑。牠在園中亂跑，又會爬樹，有時蝴蝶安詳地飛過時，牠也會撲過去捉。牠似乎太活潑了，一點也不怕生人，有時由樹上躍到牆上，又跑到街上，在那裏曬太陽。我們都很爲牠提心弔胆，一天都要“小貓呢？小貓呢？”的查問

得好幾次。每次總要尋找了一回，方才尋到。三妹常指牠笑着罵道：“你這小貓呀，要被乞丐捉去後才不會亂跑呢！”我回家吃中飯，總看見牠坐在鐵門外邊，一見我進門，便飛也似的跑進去了。飯後的娛樂，是看牠在爬樹，隱身在陽光隱約裏的綠葉中，好像在等待着要捉捕什麼似的。把牠捉了下來，又極快的爬上去了。過了二三個月，牠會捉鼠了。有一次，居然捉到一隻很肥大的鼠，自此，夜間便不再聽見討厭的吱吱的聲了。

某一日清晨，我起床來，披了衣下樓，沒有看見小貓，在小園裏找了一遍，也不見。心裏便有些亡失的預警。

“三妹，小貓呢？”

她慌忙的跑下樓來，答道：“我剛才也尋了一遍，沒有看見。”

家裏的人都忙亂的在尋找，但終於不見。

李媽道：“我一早起來開門，還見牠在廳上。燒飯時，才不見了牠。”

大家都不高興，好像亡失了一個親愛的同伴，

連向來不大喜歡牠的張媽也說：“可惜，可惜，這樣好的一隻小貓。”

我心裏還有一線希望，以爲牠偶然跑到遠處去，也許會認得歸途的。

午飯時，張媽訴說道：“剛才遇到隔壁周家的丫頭，她說，早上看見我家的小貓在門外，被一個過路的人捉去了。”

於是這個亡失證實了。三妹很不高興的，咕嚕着道：“他們看見了，爲什麼不出來阻止？他們明曉得牠是我家的！”

我也悵然的，憤恨的，在詛罵着那個不知名的奪去我們所愛的東西的人。

自此，我家好久不養貓。

冬天的早晨，門口蜷伏着一隻很可憐的小貓，毛色是花白，但並不好看，又很瘦。牠伏着不去。我們如不取來留養，至少也要爲冬寒與飢餓所殺。張媽把牠拾了進來，每天給牠飯吃。但大家都不大喜歡牠，牠不活潑，也不像別的小貓之喜歡頑游，好像是具着天生的憂鬱性似的，連三妹那樣愛貓的，

對於牠，也不加注意。如此的，過了幾個月，牠在我家仍是一隻若有若無的動物，牠漸漸的肥胖了，但仍不活潑。大家在廊前曬太陽閒談着時，牠也常來蜷伏在母親或三妹的足下。三妹有時也逗着牠頑，但並沒有對於前幾隻小貓那樣感興趣。有一天，牠因夜裏冷，鑽到火爐底下去，毛被燒脫好幾塊，更覺得難看了。

春天來了，牠成了一隻壯貓了，却仍不改牠的憂鬱性，也不去捉鼠，終日懶惰的伏着，吃得胖胖的。

這時，妻買了一對黃色的芙蓉鳥來，掛在廊前，叫得很好聽。妻常常叮囑着張媽換水，加鳥糧，洗刷籠子。那隻花白貓對於這一對黃鳥，似乎也特別注意，常常跳在桌上，對鳥籠凝望着。

妻道：“張媽，留心貓，牠會吃鳥呢。”

張媽便跑來把貓捉了去。隔一會，牠又跳上桌子對鳥籠凝望着了。

一天，我下樓時，聽見張媽在叫道：“鳥死了一隻，一條腿被咬去了，籠板上都是血。是什麼東西

把她咬死的？”

我匆匆跑下去看，果然一隻鳥是死了，羽毛鬆散着，好像牠曾與牠的敵人掙扎了許久。

我很憤怒，叫道：“一定是貓，一定是貓！”於是立刻便去找牠。

妻聽見了，也匆匆的跑下來，看了死鳥，很難過，便道：“不是這貓咬死的還有誰？牠常常對鳥籠望着，我早就叫張媽要小心了。張媽！你爲什麼不小心？！”

張媽默然無言，不能有什麼話來辯護。

於是貓的罪狀證實了。大家都去找這可厭的貓，想給牠以一頓懲戒。找了半天，却沒找到。真是“畏罪潛逃”了，我以爲。

三妹在樓上叫道：“貓在這裏了。”

牠躺在露台板上晒太陽，態度很安詳，嘴裏好像還在吃着什麼。我想，牠一定是在吃着這可憐的鳥的腿了，一時怒氣衝天，拿起樓門旁倚着的一根木棒，追過去打了一下。她很悲楚的叫了一聲“咪嗚！”便逃到屋瓦上了。

我心裏還憤的，以爲懲戒得還沒有快意。

隔了幾天，李媽在樓下叫道：“貓，貓！又來吃鳥了。”同時我看見一隻黑貓飛快的逃過露台，嘴裏啣着一隻黃鳥。我開始覺得我是錯了！

我心裏十分的難過，真的，我的良心受傷了，我沒有判斷明白，便妄下斷語，冤苦了一隻不能說話辯訴的動物。想到牠的無抵抗的逃避，益使我感到我的暴怒，我的虐待，都是針，刺我的良心的針！

我很想補救的過失，但牠是不能說話的，我將怎樣的對牠表白我的誤解呢？

兩個月後，我們的貓忽然死在鄰家的屋脊上。我對於他的亡失，比以前的兩隻黑貓的亡失，更難過得多。

我永無改正我的過失的機會了！

自此，我家永不養貓。

十四，十一，七，於上海。